

郑子瑜
文学丛书

灯 集

——郑子瑜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责任编辑：杨 渡 彭沁阳

挑 灯 集

Tiao Deng 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8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 $\frac{3}{4}$ 插页 8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350

ISBN 7-02-001397-X/II · 1269

定价 4.80 元

季羨林先生序

我同子瑜先生认识，已经颇有一些年头了。最初我认为他只是一个学者。现在读到了他的散文和杂感的结集，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个散文作家。愧我孤陋寡闻，罪过，罪过！

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中国是世界上的散文大国，无论从量上来看，还是从质上来看，还要加上一个历史传统之悠久，中国都无愧是世界第一。

我没有研究过中国散文史，我不知道专家学者怎样把中国散文分类。窃以为分类的方法恐怕是很多的，比如按内容分，按形式分等等，都不失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方法。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我想按照我在上面提出的观点，把散文分为：文学家的散文，学者的散文，文学家兼学者的散文。要举例子嘛，也可以。第一类可以韩愈等为代表。第二类的代表则有司马光等。至于第三类，前有司马迁，中有欧阳修，近有鲁迅。

文学家的散文和学者的散文有没有区别呢？应该说是有的。用当前的说法，文学家颇多形象思维，而学者则偏多逻辑思维，二者之间不能说没有矛盾。对比一下抒情或

叙事散文和学术著作，就能完全窥探个中消息。学术著作往往缺乏文采，是显而易见的。至于集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于一书，千古惟有司马迁《史记》，可谓戛戛乎难哉！真是“万古凌霄一羽毛”了。

读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能猜想到，我将把子瑜先生归入学者兼文学家这一类。事实正是这个样子。他天造地设地应该属于这一类。

作为学者，子瑜先生从事中国修辞学的研究，历有年所。弄大斧于鲁班之门，开讲座于东瀛上庠。一部《中国修辞学史》，皇皇巨著，前无古人。先生之为功，可谓大矣。

然而读先生现在这一部散文结集，则又能发现，先生之文章风致嫣然，极富文采，令人很难想象是出自《中国修辞学史》作者之手。又可见先生于此道功力之深。

先生虽已年逾古稀，然较之不佞，仍少五岁。以吾视之，先生正当年富力强之时，来日方长，伟业可期。谨预为之祝。是为序。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一日于北京

马国亮先生序

我读过郑子瑜先生的小传，知道他饱历人生坎坷。他深知一切来之不易，从而养成了处事治学一丝不苟的作风。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出，他如何博览群籍，取精用宏，虽然本书只是他的散文选，而不是什么学术论著。

本书辑了作者超过半世纪以来几经战乱之后幸存的一些杂文和散文，读者从中可以体会作者的治学心得，并得到启发；又可以接触到许多学术界、艺术界卓有成就的前辈，足为后学的楷模。在随笔和散文方面，却使我们进入过去的社会和动人的生活境界。有些作品虽属早期所写，但今天看来，有些地方仍不失其意义的。我还可以套用作者本人说过的话：“其为今日作乎？”（见一九三六年刊于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的一篇题为《说“□”》的杂感文。）

本书辑成，我有幸先读，谨撰数言，聊志我的欣悦。

一九九〇年五月，香港

自序

一九六〇年，新加坡世界书局为我出过一册选集，那时我过写作的生活已有二十五年的历史了，可是由于生活颠簸，长年都在挣扎中过日子，虽然已刊行的著作也有十几种了，却尽是薄薄的一本，可选的作品实在为数无多，勉强凑数，才得那连自己也觉得不能满意的二十几万字，可笑亦复可怜。

自从那选集出版以后，又已过了三十个年头了，不幸到处所能碰到的，大多数竟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大好光阴几被剥夺净尽，可哪里还能有时间写作呢？但我还是变魔术似的写，除了几本学术性的著作如《中国修辞学的变迁》（日本早稻田大学语言学教育研究所出版）、《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人境庐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和《诗论与诗纪》（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等不计外，还写了一些杂感随笔、人物小志、散文游记、序跋书评之类的短文。现在从旧选集中挑出一小部分的作品，再加入了一九六〇年以后所写的杂文和散文，包括在《早稻田学报》发表的《修辞学“本山”与早稻田精神》以及在福建漳州《水仙花》发表的《我的第一个新文学老师》，在香港

《文艺世纪》发表的《在新加坡小学时代的冼星海》，在《华人》月刊发表的《琐忆郁达夫先生》，在《星洲日报》发表的《悼增田涉先生》，在新加坡《新生代》发表的《与武者小路实笃先生一夕谈》，在东京《东方杂志》发表的《怀念实藤惠秀先生》以及在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的《怀念郭绍虞先生》等；还有最近在《星岛日报》发表的《春雨香江忆故人——怀念散文作家赵家欣》和《悼王力先生》，在《良友画报》发表并收入《中国当代散文选》的《深夜的访客——一别文坛五十年的“五四”诗人刘延陵》，以及被选入袁鹰和曾敏之所编《海天·岁月·人生》的《散文二题》和《拉让江的细诉》。

回头说到一九六〇年出版的那一册选集，原想叫《挑灯集》，在选集的序文里也曾提过挑灯夜读的凄凉的经历，但世界书局的主人周星衢先生，却要我把那集子叫《选集》，所以也就只好从命了。说起来真有如我在那选集的序文所说，我少年时代挑灯夜读遇到风紧、每跟着火舌的摇动而眨眼的习惯，至今还没有能够改得掉，虽在大白天，没有一点风的时候，也还是要无故而眨眼的，这既是可悲而且也值得纪念，所以我前次不用《挑灯集》作为选集的名字，也有点可惜，这回还是用回《挑灯集》作为这本杂文和散文集的名字吧。

本书得文坛前辈季羨林、马国亮先生撰序，又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力鼎助，才能顺利出版，谨此一并致谢。

一九九〇年六月三日郑子瑜序于香港

附 记

许久没有写杂感文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骤然兴致勃勃地一连写了五篇小杂感，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先生赞赏这几篇小东西还有一读的价值，于是补进了这本散文选，但却宣布就此截稿了。要不是这样，我恐怕还要写个不止呢！

这本散文选的第一篇杂感文写于一九三五年，最后补上去的五篇则是写于一九九二年，相隔达五十七年之久，作者也不自知前后的文风有什么变化，只有等待读者来指点好了。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郑子瑜附记于香港

目 录

季羨林先生序	1
马国亮先生序	1
自序	1

杂 感 随 笔

“说与旁人浑不解”	1
说“□”	4
学医偶感	5
郭培尔的“合式”	8
打“盗跖之狗”	10

大家需要生活	12
子恺的画何以会印在人们的心中	14
五月献辞	

——为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公书局出版

《我的日记》而作的献辞	16
“寓艺术于生产”	18
修辞学“本山”与早稻田精神	20
“谦逊”与“厚道”	23
时代变了	27
风水轮流转	34
又是风水轮流转	36
时光倒流七十年	38
短得不能再短的短论	40

人 物 小 志

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	43
悼鲁迅先生	46
鲁迅在厦门	48
悼刘士木先生	50
记江老夫子	53
在新加坡小学时代的洗星海	58
关于实藤惠秀先生的二三事	61
与武者小路实笃先生一夕谈	64
悼增田涉先生	70

悼铃木由次郎先生	74
悼高田真治先生	81
悼铃木虎雄先生	87
怀松浦友久先生	92
悼仓石武四郎先生	100
我的第一个新文学老师	104
怀念吉川幸次郎先生	112
怀念郭绍虞先生	116
琐忆郁达夫先生	120
怀念实藤惠秀先生	128
春雨香江忆故人	
——怀念散文作家赵家欣	132
悼王力先生	137
俞平伯先生到香港来了	141
深夜的访客	
——一别文坛五十年的“五四”诗人刘延陵	147
王瑶先生在我的记忆里	154

散 文 游 记

婆罗洲的一日四季	158
“得是梦便好”	
· 忆亡母	160
西海岸小住	163
“海上行车”记	166

猿啸与鸡啼

——给北慕娘的青年朋友们·····	170
一幅水达雅克人的苦斗像·····	174
拉让江的细诉·····	176
马六甲的竹叶图·····	180
平林寺里寻前缘·····	182
“早庆战”	
——东京六大学野球决赛之一幕·····	197
芝加哥历史博物馆所见中国古陶瓷·····	203
华盛顿国家博物馆所见中国古陶瓷·····	213
纽约博物馆所见中国古陶瓷·····	225
散文二题·····	233

序跋书评

《达夫诗词集》序·····	242
《鲁迅诗话》序·····	246
《鲁迅诗话》再版后记·····	248
《剪春集》自序·····	254
《郑子瑜诗文集》自序·····	256
白漾著《雨季》序·····	257
《郁达夫集外集》序·····	260
《郑子瑜选集》自序·····	263
黄笃修著《日本到何处去》序·····	268
春柳堂诗咏曹雪芹·····	273

《刘廷陵诗文集》序·····	278
----------------	-----

附录

鹭江江水惹离思

——怀念远隔南天的学者郑子瑜 ·····	赵家欣	289
----------------------	-----	-----

吹尽狂沙始到金

——访香港中大郑子瑜教授 ·····	方 璞	292
--------------------	-----	-----

郑子瑜小传 ·····	295
-------------	-----

杂 感 随 笔

“说与旁人浑不解”

当刘季孙不知给啥事惊醒他的闲梦——其实，他醒来已经听到了梁间的燕子在呢喃呢喃地叫着——的时候，因为浑浑然，浑浑然的几乎——甚至于“甚至”不能领会其意，于是，他就咿唔地吟成了一首绝诗，诗中有了这么一句：“说与旁人浑不解”。

燕子呢喃，本来是人所不容易领会的，何况他是一个安逸自得的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更何况他是刚刚由闲梦里惊醒过来的。

由这喻例引申说到文章里的文字问题，应该很有趣。

因了鲁迅先生的介绍，得以看到一篇鹤见祐辅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章》的译文：

有一天，亚那托尔法兰斯和朋友们静静地谈天：

“批评家时常说，摩理埃尔(Jean, B. P. Moliere)的文章是不好的。这是看法的不同。摩理埃尔所措意的处所，不是用眼看的文章而是用耳朵来听的文章。为戏曲作家的他，与其诉于读者的眼，是倒不如诉于来看戏的看客的耳朵的。看客是大意

的。要使无论怎样大意的看客也听到，他便反复地说；要使无论怎样怠慢的看客也懂得，他便做得平易。……”

如此这般的见解，却不由我们不异议了。文章所以好的处所，从形式（文字）说，是在乎“明白易懂”，则在乎他——作者所“措意的处所”，可以“用耳朵来听的”。但，同时，也仍旧可以“用眼睛看的”，可以“用耳朵来听的”而不可以“用眼睛看的”的文章，恐怕“未之有也”。的确，“为戏曲作家的他，与其诉于读者的眼，是倒不如诉于来看戏的看客的耳朵的”。但这“不如”是很难得地不如的。至于文章能做到“无论怎样大意的看客也听到”，“无论怎样怠慢的看客也懂得”，在形式上已经算是成功了，反复与不反复，又有什么关系？“平易”吗，正是现在所需要提倡的所谓“大众化”。我们不知道这里所谓“批评家”也者，是不是法兰斯自己幻想出来的。老实说，我不敢相信普天之下竟有这种“不知所云”的批评家。

然而，作者引出了这一段的故事之后，却又发表了他自己的偏见说：

文章和演说的不同，就在这里。

接着，他又发了一大堆的罗唆，最后结论道：

所以，所谓文章家和所谓雄辩家，是否一个人可以兼做的呢，倒很是疑问。……

文字是代表语言的工具，故文、言应该是合一的，而他

竟替它们分起家来。虽然事实至今文、言尚是分家，但，这是畸形的现象，我们总不可不相信它们是有合而为一的可能的。所以，“所谓文章家和所谓雄辩家，是否一个人可以兼做的呢”，这倒不是“疑问”而是“愚问”的了。巴尔扎克所以为人叹服的原因，就在他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见许遐文）

世间有许多“说与旁人浑不解”的人，有的是根本不善说话，有的是故弄玄虚。假若我的话没有什么不对的话，则法兰斯所谓的“批评家”和鹤见祐辅，他们都像燕子呢喃呢喃地语着罢了。

（发表于自编《涟漪》文艺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说“□”

明钱牧斋《赠蓬莱令左君擢西台序》，其为今日作乎？

序云：

国家之大患，东患□，中原患寇，天子旰食有年矣。□数方压境，边吏传递相告，举朝震惊，仓忽宵遁，骤如风雨，来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说也？大入则躏轹辅，小入则掠城堡，虏妇女，劫财帛，捆载而去；□之尝也。城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忽然而来，飘然而去，此非□之尝也？或曰，送插子归巢也，非肆我也。插子既已归，□且子壻畜之矣。插子巢，即□之巢也；插有巢，而□共之，我可以安枕乎？或曰，为插部求赏也，我之款插以□也。我畏□急□而阴借插以媚□，插则畏□德□而阳挟□间我，□不肯居赏之名，而我则坐输款之实，我何能继□，反为□继耳！贡市之事以降万，全盛之时，新郑江陵明察之，相竭中国之物力以奉□，苟安数十年，比其末也，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间谍之用。

我们看了这一段的文章，可知“□”之为用，自古已有，无话可说，顺便再录该文的一句于下，聊当结语：

“而况于今日乎？”

（发表于《宇宙风》二十一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出版。）